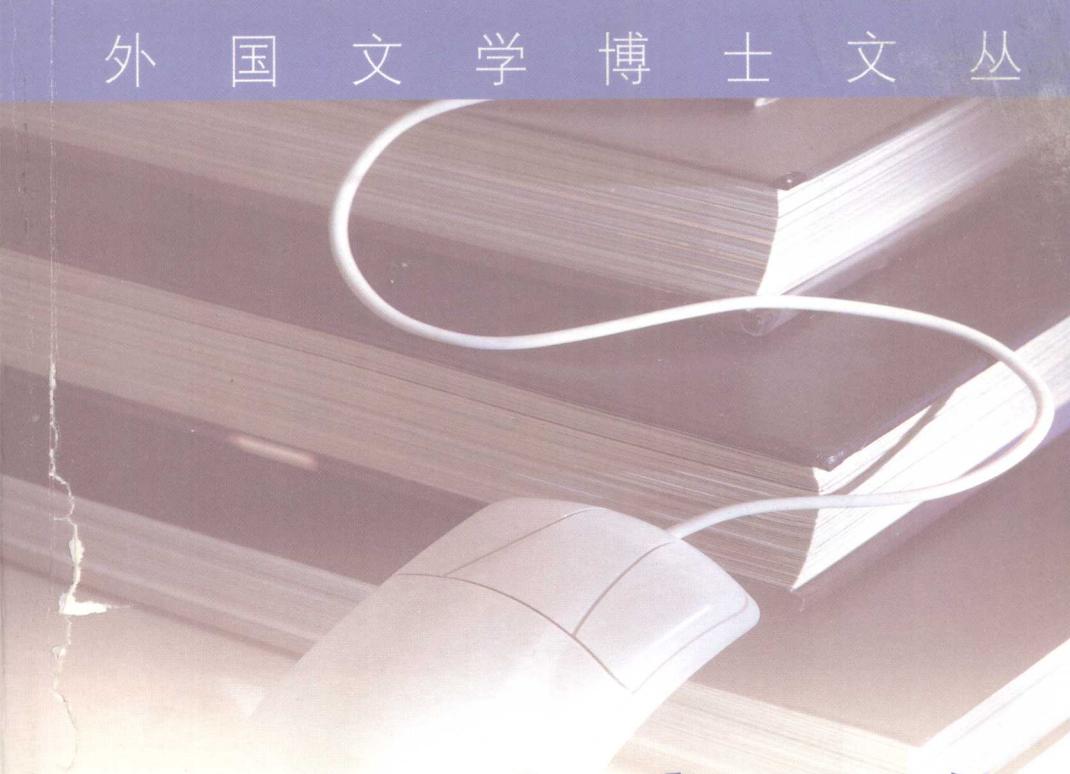


外 国 文 学 博 士 文 丛



上帝是谁

辛格创作及其对中国文坛的影响

傅晓微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外 国 文 学 博 士 文 丛

上帝是谁

辛格创作及其对中国文坛的影响

傅晓微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上帝是谁：辛格创作及其对中国文坛的影响/傅晓微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外国文学博士文丛)
ISBN 7-02-005818-3

I . 上… II . 傅… III . 辛格, I. - 小说 - 文学研究 IV . I712.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04222 号

责任编辑：刘开华

责任校对：李光敏

责任印制：李 博

上帝是谁

Shang Di Shi Shui

傅晓微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06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8.75 插页 2

2006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02-005818-3

定价 17.00 元

专 家 荐 言

美籍犹太裔作家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1904—1991)于1978年秋获诺贝尔文学奖后,我国几家外国文学杂志立刻就关注他,并以很快的速度译介了他的作品。不久,外国文学出版社的《辛格短篇小说集》(1980)问世,第一版就印了九万册。中国图书界的诺贝尔奖效应,大概就是始于辛格。当时中国读者对现当代外国文学可以说是如饥似渴,辛格的作品对很多年轻文学爱好者多大影响就不难想像了。但是,大家对这位作家的(宗教)文化背景却所知不多。

傅晓微女士的这部著作介绍了当今国外的辛格研究动向,并从辛格的文化背景着手分析了辛格的上帝观的形成与演变,在此基础上提出“民族忧煎情结”的新概念,作为探讨辛格创作实践的一条主线。书里的不少内容对于我们全面了解辛格是很有帮助的。尤其可贵的是,傅晓微还指出了我国辛格作品翻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人民文学出版社今年新出辛格短篇小说集时已依照她的意见将原来译文中某些错误和不妥之处改正),同时又通过文本分析梳理了辛格对我国新时期文学的多方面影响。因此,本书具有作家研究与比较文学兼而有之的特点。如果分析讨论的作品更多更全面一些,当然就更好了。

书名《上帝是谁》立即使我想到辛格的特殊宗教背景。辛格

的父亲、祖父和外祖父都是拉比(犹太教会众的精神领袖、宗教导师),他自己从小也受过传统的犹太教训练,对他来说,求知就意味着思考上帝和生活的终极意义。父亲在给他讲《托拉》时告诉他:“我们都是上帝的孩子。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来自荣耀宝座的灵魂。甚至泥土里也有神圣的闪光。”他即使在与同伴玩游戏的时候也会突然走神,沉浸于关于上帝和灵魂的想像。辛格成人后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犹太教徒,他也不能说是宗教作家。但是讨论他的上帝观确是研究他文学创作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波兰犹太社区有浓厚的宗教氛围,那个小天地里的风土人情始终是他创作的主要动力和灵感。(辛格小说中也常出现旅美犹太人,他们要么为怀乡之情所苦,要么迷失在美国社会里,失去他们的立身之本。一般来说,这类作品不能代表辛格的最高文学成就。)

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聚居区名称不一,用得较多的是 ghetto (隔都是译名之一)。长期以来犹太人在区内按照自己的传统方式生活,享有相对的自治权。我们往往想当然地认为,当外面的世界在不断“前进”的时候,古老闭塞的隔都就了被文明遗忘的角落,一个有上进心的犹太青年应该克服隔都心态,走出隔都并为外部世界接受就是鲤鱼跳龙门;即使前景不明,也是值得肯定的一步,是所谓“成长的痛苦”。但是辛格对任何贬低隔都的言论都不以为然,这是与他的广义上的宗教情怀相关的。他在诺贝尔奖颁奖仪式上的致辞中说,别人在隔都里只看到悲惨和耻辱,犹太人却发现幸福;“伟大的宗教所宣扬的,生活在隔都里讲意第绪语的人们每天都在实践着。……隔都不仅是少数受迫害者的避难之处,还是一个实验着和平、自律和人道主义的伟大地方。”难怪辛格笔下的老一辈犹太人在说到不厚道的犹太青年出走纽约和巴黎时非但不羡慕,反而会说:“这样的骗子还能去哪儿呢?”

儿?”

辛格是意第绪语作家,这使他与一大批用英语写作并充分融入美国社会的犹太裔美国作家极为不同。他曾说,意第绪语是为外邦人和所谓思想解放的犹太人看不起的,但它却是无数犹太神奇传说的宝库。可以说,意第绪语是辛格的“回忆之母,情人中的情人”(波德莱尔诗句),他坚持使用这一语言来界定他的文化身份,同时使之成为连接他和波兰犹太社区生活的牢固纽带。二战期间,使用意第绪语的欧洲犹太社会遭到致命打击,新成立的以色列国又提倡希伯来语,意第绪语成为濒危语种。辛格半开玩笑地说:“当弥赛亚降临的时候,复活的犹太亡灵都要读书,我得为他们做好准备才行。”调侃的口吻背后是沉重的心情。辛格1935年移民美国,他坚持使用意第绪语写作,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他心里某种隐痛。我这样说,并不是有意看轻辛格本人积极参与自己作品英文翻译的意义。

一些像辛格父亲那样老派的犹太教徒(一般都属虔信派,即哈西德派)总是在辛格作品中得到他莫大的敬意。他们生活在犹太教哈西德派相对窄小的圈子里,丝毫不受犹太启蒙运动的影响,整天读经唱赞美诗,一年四季仿佛就是各种犹太宗教节日周而复始。这些顽固执拗的犹太教徒对自己祖先的神启的宗教坚信不疑,固守传统伦理规范,有时几乎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这近乎狂热的精神不一定处处能见,但是它会在世俗生活的表象下突然爆发。长篇小说《卢布林的魔术师》里的雅夏几乎是个“浪荡子”,在小说结尾处,他身上居然迸发出强大的宗教能量,变为忏悔者雅夏。当他实施自我禁闭的时候,我们想到辛格短篇小说《狂热》中所说的一句话:“固执是一种力量。”

辛格也曾描写过信仰中的困惑,甚至是对信仰的全面否定,但是否定却是通往肯定之途。在短篇《那里是有点儿什么》里,

贝契伏镇年轻的尼切米亚拉比看到好人受欺压，犹太人被残杀，而上帝对这一切不加过问，他终于发怒了。此时魔鬼以怀疑主义和无神论的思想引诱他、折磨他。于是他把犹太男子必备的祈祷巾和经文匣扔在一旁，以反叛的姿态来到华沙。目睹了都市里一幕幕纵欲的景象和形形色色的物质主义造神运动，他心力交瘁。尼切米亚拉比回到贝契伏镇时失魂落魄，几乎已奄奄一息。就在他的意识将离他而去之际，一道他未曾见过的光芒在他脑子里晃动，这大概就是显示上帝无限仁慈的神光了：

在东方，天空渐渐红了。“那里是有点儿什么，”拉比喃喃自语着。

贝契伏镇的拉比与上帝之间的战斗终于结束了。

《那里是有点儿什么》不妨被视为新版的约伯醒悟记，拉比在昏迷中所见的晨曦则是英国诗人托·斯·艾略特所说的“半猜到的暗示，半理解的礼物”。

我国读者大都是从《傻瓜吉姆佩尔》来认识辛格的。故事里的面包师吉姆佩尔也是十分固执，他的行为所体现的是对道德绝对律令的绝对服从，而这道德绝对律令恰恰来自对上帝的信仰。据说这位“傻瓜”是犹太教传说中谦卑的义人之一，他们隐匿在人间。默默地给世界撑起了道德标准。吉姆佩尔渐入老境，坦然等候动身去“真实的世界”，那儿“没有纷扰，没有嘲弄，没有欺骗。感谢上帝：在那儿，连吉姆佩尔都不会受骗”。这种对死亡的态度不正是一种宗教态度吗？吉姆佩尔的事业是做一个好人，没有曲承颜色的心计，也记不得什么奇耻大辱。他一心为灵魂的纯洁含辛茹苦，因善良而不设防范，也因善良而面对魔鬼（包括仇恨、愤怒和报复心等暴烈情绪）的引诱绝不退让。在一个往往失去道德底线的社会阅读吉姆佩尔的故事，实在很难

不发出浩叹。

还需要在此强调的是辛格作品中有很多难以理喻的人物，人的行为中怪异出格之处恰恰是他纵横无忌地展示睿智的地方。人类社会的无限复杂性和多样性也许就取决于人的行为无法预测。当我们习惯于从经济角度或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理解人的行为或社会状况时，我们就把自己和自己的同类视为巴甫洛夫实验室里的小狗了：它们总是在给定的状态下做出可以预料的反应。简单机械的因果律和决定论无助于伟大文学的产生，也无助于理解并欣赏伟大的文学。

辛格在犹太裔意第绪语作家中是有点争议的人物，有人指责他仇恨犹太人，想从犹太人内部对犹太人实施报复。确实，辛格笔下有的犹太人行为恶劣，利用所谓的“大屠杀”行骗的也不乏其人。他在长篇小说《冤家，一个爱情故事》的《序》中说，他自己“没有荣幸地经历希特勒的大屠杀”，“荣幸”一词暗含讥诮，可见受苦受难的故事背后也会掺杂进复杂的动机和功利的算计。一位意第绪语作家说，基督徒和背弃犹太教的犹太人喜欢读辛格的作品，“就因为这些故事中犹太人被表现得比外邦人还要邪恶”。我想，做这类指控的人不理解辛格的“民族忧煎情结”，即他为犹太民族的纯洁含辛茹苦的用心。辛格拒绝煽扬集体悲情，拒绝把犹太民族在二战时的不幸遭遇当作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政治和道德资本或权力资源。这位犹太民族忠诚的儿子一方面着力刻画历史悲剧对本民族造成的创伤，一方面用批评甚至有点挑剔的眼光来看待犹太社群内部可能存在的问题，为了犹太民族的灵魂的纯洁，他不惧众怒。他深刻揭示，犹太民族和其他民族一样，并不是只有一个声音，一张面孔；受过迫害并不意味着获致美德，在有的情况下，受害者也会摇身变为施害者。

在辛格写作的年代，评论家们热衷于制作“流派”和“主义”的标签，不一而足。辛格是个像契诃夫那样会讲故事的大师，难以归类。本书作者在《前言》中写道，辛格“靠想像力、记忆力、和洞察力创造出一群群呼之欲出的鲜活形象”。我想他的成功归根结底来自他对生活的细致观察以及对人性各种奇妙形态的深刻领会。辛格反对为追求所谓原创性而滥用修辞手段，玩弄象征符号。他指出荒诞派文学自身不能荒诞，并呼吁人们警惕“所谓的‘实验’写作的文字陷阱对真正的才能造成损害”。也许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他的故事常读常新。

末了，希望傅晓微的这部著作将进一步引起我国读者对辛格作品的兴趣，同时激励我们像《前言》中提到的美国汉学家列文森那样，对自己的民族文化也抱有一种“忧心如焚的终极关怀”。

陆 建 德

2006 年教师节

前　　言

1978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 (Isaac Bashevis Singer, 1904—1991) 是一位以描写东欧犹太生活以及美国东欧犹太移民生活境遇见长的美国籍犹太裔作家。20 世纪 20 年代初, 辛格在他的哥哥——小说家伊斯雷尔·约书亚·辛格 (Israel Joshua Singer) 任主编的波兰意第绪语杂志《文学丛刊》(Literarish Bleter) 兼任校对, 同时向一份希伯来语报纸投稿。他的文学生涯由此起步。1935 年 5 月, 辛格在兄长的帮助下移居美国, 以笔名 I·华沙斯基 (I. Warshawsky) 和 D·塞格尔 (D. Segal) 为意第绪语报《犹太前进日报》(The Forward) 撰文; 他用英文发表的作品, 大多署名为: 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

1953 年,《党派评论》上发表了索尔·贝娄翻译的《傻瓜吉姆佩尔》(以下简称《傻瓜》)。这篇小说让辛格声名远播。《星期六评论》把《傻瓜》誉为“意第绪文学的经典作品”。^①《纽约时报》说《傻瓜》“使辛格成为超越时空的伟大小说家”^②……辛格自己也认为《傻瓜》是他的成名作。

^① Dachine Rainer, “Goray and the Devil,” *Saturday Review*, 17 Dec. 1955, 36.

^② Grace Farrell, ed., *Critical Essays on Isaac Bashevis Singer* (New York: G. K. Hall & Co. 1996), 5.

1960年《卢布林的魔术师》(*The Magician of Lublin*, 以下简称《卢》)英语本出版,辛格的知名度也随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卢》被公认为辛格小说的长篇代表作。不过,本书内容深刻、观点含蓄以及返璞归真的技巧,给读者精神上带来的迷惘似乎比享受更多。对《卢》的批评,也很快转向疑虑与困惑同在,褒扬与黜斥并举。这个作品的旨趣和小说主人公雅夏·梅休尔(Yasha Mazur)在批评家笔下变得越来越神秘难解。就连最先向英语世界推荐辛格的著名评论家欧文·豪也坦然承认:“尽管弄清书中发生了什么并非难事,要弄懂其含义却是个难题。”^①理查·伯金更是慨叹“我们很难设想还有比辛格更与众不同的作家”^②……加上辛格自己对批评界的论断时常是或闪烁其词,或讥刺戏谑,或不予理睬,其作品的寓意渐渐被他的玩世不恭和批评家的误读误解锁进了浓雾。

与辛格一贯的深藏不露相比,他在诺奖《受奖演说》中,突然开闸般宣泄自己对民族忧愁忧思的情感,宣示了他长期的玩世不恭和闪烁其词并非其人所愿。可能是因为不屑,也可能因为不解,欧美批评家对这个走近辛格内心的线索,大多采取了回避的态度。

不过在我看来,在推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中国,辛格可能比较容易找到知音。因为中华文明和犹太文明,是世界上硕果仅存的两大历史悠久、生生不息的伟大文明。两者之间,不仅有数不清的相似点,而且在西方物质文明的强势冲击下,如今都面临文化断流的危机。如果说辛格作为犹太民

① Irving Howe, “Demonic Fiction of a Yiddish Modernist,” *Commentary*, 30 Oct. 1960, 351.

② Richard Burgin, “The Sly Modernism of Isaac Bashevis Singer,” in *Critical Essays*, 51.

族的儿子“对于即将到来的危险从来不敢掉以轻心”^①，中华有识之士也会时时警醒：“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上世纪60年代，美国汉学家列文森从犹太教徒现代窘境的感受和领悟中深切地体会到儒家传统已经失去真正的价值，只能成为“博物馆”陈列品的悲剧命运。他的学生说，列文森时常为儒家文化的没落悲泣流泪。其实，作为一位虔诚的犹太教徒，列文森对儒教命运的描述，正是源于他对犹太教的一种忧心如焚的终极关怀，也是对犹太文化前景的担忧。

正由于两大民族的惺惺相惜，辛格作品中一群群鲜活形象，很容易唤醒我们对中华民族的苦难历程和古老乡镇民俗风的祥和、温馨的回忆和居安思危、生于忧患的祖训。反过来，从中国文化视点看，又多了一个透视辛格和犹太文化的新角度。对于中国人来说，犹太是个神秘而充满魅力的民族。关于这个在苦难中挣扎了两千年的伟大民族如何成功地延续和发扬悠久的古老文明，并且越来越光芒四射，辛格提供了两套答案，其一：“我相信其他民族可以从犹太人那里学到许多东西，包括他们的思维方式，抚养孩子的方法，以及在别人看来是悲伤耻辱的事物中自得其乐的处世态度。”^②不过，我们在辛格笔下原汁原味的犹太风俗画卷中看到，东欧犹太人从日常起居到形而上追求，一切活动都离不开上帝。辛格的另一个答案是“上帝”本身：“对上帝的信仰能给那些怀疑和探求真理的人们提供全部答案。”^③然而，在雅夏和雅夏们不崇拜偶像，不迷信权威，不相信“任何以上

① Isaac Bashevis Singer, Nobel Lecture(New York: Farrar, Straus & Giroux, 1979). 译文参考了段传勇译《受奖演说》、《魔术师·原野王》，漓江出版社，1992年，第484—488页。

② 辛格：《受奖演说》，第488页。

③ 同上，第487页。

帝名义说话的人”,而且奋不顾身,不择手段地寻找上帝、呼唤上帝和求证上帝的执着中,辛格的“答案”变成了一个更大的问号:上帝是谁?

从六岁起到八十七岁去世,辛格始终以自己的方向追问“上帝是谁”。批评界也跟着他寻找“辛格的上帝”,但为什么都没有结果呢?从我们的视角看来,在辛格那里,“上帝”的人格内涵早已被逐渐消解,而代之以几近于“道”的内容和真理的象征。辛格对“上帝是谁”的拷问,就是对事物的本质和真理的追求。事实上,犹太优秀分子的最大特点,就是既敬奉上帝,又不迷信上帝;犹太民族既自诩“上帝的选民”,又坚持“上帝不具形”。米特南丁派从不相信任何“以上帝名义说话的人”,本身就隐含了质疑“上帝是谁”的理性。就此我们说,紧紧盯住犹太文化对“上帝是谁”永无止境的拷问和追求,也许就抓住了辛格和犹太文化的精髓。从这个意义上说,接近辛格的捷径,也许是敢于质疑“上帝是谁”;辛格给中国文坛的启示,也是那个犹太文化的永恒命题:“上帝是谁”。

目 录

第一章 辛格特点与辛格研究热点	1
第一节 “谜一般辛格”的两大特点	1
1 超常早慧的哲学头脑	1
2 独树一帜的犹太作家	7
第二节 50 年辛格研究的四大热点	14
1 关于辛格作品权威文本的争议	14
2 辛格作品的“现代”、“后现代”批评	20
3 关于辛格作品的魔鬼、撒旦、阴魂研究	26
4 关于“以色列的叛徒”的论争	30
第二章 文化背景与辛格上帝观	38
第一节 东欧犹太文化的主要成分	38
1 犹太“圣书子民情结”	40
2 犹太“弥赛亚情结”	47
3 哈西德派和米特南丁派	51
第二节 辛格家庭背景与创作源泉	56
1 浓缩犹太文化精髓的拉比世家	57
2 哥哥约书亚与哈斯卡拉运动	64
第三节 辛格上帝观的形成和演变	72
1 捉摸不定的辛格上帝观	72

2 辛格上帝观的形成与发展	79
第四节 与斯宾诺莎上帝观的纠缠	89
1 辛格与斯宾诺莎上帝观的不解之缘	89
2 辛格、斯宾诺莎上帝观的微妙差异	94
第三章 辛格创作思想及其创作实践	104
第一节 创作原动力：民族忧煎情结	104
1 辛格创作思想与民族忧煎情结	104
2 民族忧煎情结的发展与求解	111
3 民族忧煎情结的困扰与释放	122
第二节 批评家与辛格的距离：雅夏形象解读（一）	129
1 批评家笔下的浪子、唐璜	130
2 辛格笔下的民族之子	138
第三节 关于雅夏的“污点”：雅夏形象解读（二）	150
1 雅夏“劣迹”辩诬	150
2 雅夏对玛格达之死的“责任”	157
3 雅夏“偷窃”的寓意	164
4 民族忧煎情结与辛格人物解读	171
第四章 辛格在中国	175
第一节 辛格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概貌	175
1 辛格作品引进概况	175
2 辛格作品的译介阶段	178
3 辛格作品的研究阶段	180
第二节 辛格对中国先锋作家的影响	183
1 从卡夫卡到辛格：先锋作家的大致走向	183
2 从卡夫卡转向辛格的三大类型	190
第三节 《傻瓜吉姆佩尔》在中国的接受和影响	202
1 国际《傻瓜吉姆佩尔》研究扫描	202

目 录

2 国内对《傻瓜吉姆佩尔》的解读	210
3 《傻瓜吉姆佩尔》对中国作家的影响	215
第四节 中译本对辛格和犹太教的误译、误读	225
1 关于“两教”核心术语的误读误译	227
2 其他关于“两教”的误译	233
3 多种宗教术语混译	238
4 误译“两教”对研究的误导	240
5 误读“两教”原因考	243
结语	249
 主要参考文献	251
辛格主要作品	259
致谢	264

第一章 辛格特点与辛格研究热点

第一节 “谜一般辛格”的两大特点

1 超常早慧的哲学头脑

在 20 世纪世界著名作家中，“辛格要算异类中的异类”^①，而关于辛格的谜团和困惑，又是本文研究的要点或研究要点的来源。我以为，要解读“谜一般辛格”，不能不注意他独异的禀赋、早慧的思辨能力，以及由此而然的深刻洞察力。

超常的天赋和与生俱来的独立思考习惯，是形成辛格独一无二的上帝观和创作观至关重要的因素。辛格 1904 年出生于波兰的里昂欣 (Leoncin)。1907 年举家迁往拉齐米恩镇 (Radzymin) 时他才三岁多。但母亲在拉齐米恩镇上问起他有关里昂欣的许多细节，他竟能准确描述每座房子、商店，那儿的犹太人家庭，甚至记得小他三岁的弟弟摩西 (Moishe) 出生八天后行割礼时的情景。母亲一边听他娓娓述说，一边不停地惊呼：

^① 陆建德：《傻瓜吉姆佩尔·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年。